

## 乡村鸟鸣

◎马科平

起，优美的身姿划过田埂，长长的尾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叫声接连不断，高亢嘹亮。这些神秘的隐者，机警聪明，老远看到人，就飞到更远的地方。

谷雨前后，会有“布谷布谷”的声音将人吵醒，农人才发现布谷鸟来了。那声音圆润饱满，飞进农人耳中，提醒人们莫误农时，快快种瓜点豆。立夏过后，麦子一天天成熟，农人最怕这时节下雨，杜鹃整天扯着嗓子在村里叫喊“算黄算割”，告诉人们千万别麻痹大意，赶紧准备镰刀，早早收割庄稼。

白露高山麦。白露节气一过，人们忙着秋收，过后又准备种麦子。冬小麦出苗不久，“咕噜咕噜”的大雁便一会儿排成一字，一会儿又排成人字，从人的头顶飞过，预示秋高气爽的金秋将尽，充满诗意的冬天即将来临。

傍晚时分，麻雀、斑鸠、喜鹊常聚拢高树，用轻盈飘逸的和声欢送夕阳缓缓西沉。越是茂盛的大树，聚拢的鸟儿越多，鸣声越是宏大。这时的鸟鸣甚至比早晨还要清脆，美妙。暮色四合，鸟儿才渐渐归于平静，它们各自归巢安眠。

鸟儿像辛勤的农人，日出而作，以激昂的交响喜迎一天伊始，又日落而息，纵情高歌欢庆白昼的收获。鸟鸣声声，农人循声在四季变换中，合理安排收种与储藏。此起彼伏的鸣叫，让乡村显得生气勃勃，楚楚动人。

天蒙蒙亮，月亮仍然高悬，身穿黄棕色外衣的麻雀说着动听的方言，鸣叫着从空中落入院落，钻进窗户，这急促的曲调，催促人早起，珍惜光阴。男人披衣下炕，扛锹拿锄到田地劳作，女人做饭，收拾卫生，照顾孩子。乡下的孩子在麻雀声中上学，长大，那是一种亲切的声音。

乡村树木多，土槐、榆树、皂角、椿树、柿子树、桃树也生长旺盛。树木树林，成为鸟儿的天堂。阳春三月，乍暖还寒，牵牛扶犁春耕的农人抬头，发现机灵般的小燕子衔春归来，矫健灵巧，剪刀一样的双尾，典雅高贵，叽叽喳喳，语速极快，似在议论赞美新年的变化。

喜鹊成双成对，翱翔于蓝天之下，尾巴长长，羽毛黑白分明，动作轻盈，身后留下喳喳的叫声。喜鹊在家乡被视为吉祥物，走路一跳一跳，叫声连贯带劲，常常停栖在农家的院墙或树枝上，给人带来喜悦的信息。

高高的大树上，浑身灰色的斑鸠，静静卧在那里，咕咕低声慢语。野鸽子羽毛是纯天蓝色的，活泼好动，常叫着吵着飞来飞去。胆小的黄鹂，羽色艳丽，声音悦耳动听，稍有风吹草动便逃之夭夭。只有耐心的啄木鸟，用又硬又尖的嘴巴，埋着头“笃笃”敲击树干。

沟坡的荆棘丛中，雉鸡快速地窜来跑去，偶尔一雌一雄从草丛或麦田里

## 乡情乡味

## 我家的特色美食

◎李慧奇

儿时对美味的记忆深植在我的味蕾中，生根、发芽，即使走得再远，即使年纪再大，家乡的味道仍旧是我难以抹去的最顽固的记忆。

在那个庄稼人吃菜全靠自家菜园子满足的年代里，春季是蔬菜生长的空白季，但也是万物萌发之季，大自然已经备好野菜，首蓿地就成了村里人春天共有的菜园子。

母亲把掐回的首蓿芽收拾干净，清水淘洗，在开水锅里一焯，菜篱捞出，凉水淋了，挤干水分，撒上盐和辣椒，清油炆过，浇上陈醋，拌上蒜泥，吃一口鲜嫩清香又可口。

掐的首蓿多了，母亲就变着花样做，在麦面中糅进首蓿，蒸成菜馒头，嚼起来脆脆的，麦香味与首蓿的清香狠狠刺激着我们的味蕾。

我最爱吃的就是母亲做的首蓿菜饭了，笼屉铺上笼布，淘洗干净的首蓿均匀撒在上面，再撒一层薄面粉，拌适量食盐和葱花，蒸大约半小时就可出笼。打开笼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顿时食欲大增。

那些年，在缺少蔬菜的二三月间，有了首蓿芽菜的陪伴，再寡淡的日子，也变得温暖富足且有滋有味。

到了炎炎夏日，最佳的解暑面食就是浆水面了，而浆水几乎都是农家自己制作的。

母亲用大勺从铁锅中舀起刚煮过面的清面汤，待温度适宜后倒入陶罐中，再从菜地里割回一把麦芹，清水洗净甩干，放入罐中，再倒入少量从邻家

要来的浆水做引子，陶罐要放进窑洞最深处，用纱布捂上罐口，每天用干净的筷子搅拌几下，三五天后浆水就做好了。

想吃浆水面了，母亲就先和好面在瓷盆里饧着，顺手拿起菜刀去院子外的菜地割把韭菜洗净切段，炒熟盛在碟中。再取放了一年的干红辣椒两三根切段，蒜切片，姜切末。铁锅加入适量菜籽油烧热，倒入辅料翻炒，爆出香味后倒入浆水，烧开加食盐，将煮熟的面条捞入碗中，浇入做好的浆水汤，再加上炒好的韭菜，吃一口，酸香醒神。一碗浆水面，能让人忘记烈日劳作一天的疲惫。

初秋，母亲把红透了的辣子采下，清水洗净，平摊在院子里的芦苇席上晾晒。

取晾干的辣椒，切细切碎。母亲告诉正在一旁打下手的我，只有用菜刀一下下剁出来的辣椒，才能保持辣椒原有的味道。

半碗花生仁炒熟，用刀压成颗粒状，随着菜刀的起落，满院都能闻到香味。取少许白芝麻热锅煸熟，生姜切细切碎，菜籽油倒入锅中，火候的掌控，全靠颜色变化。母亲凭多年的经验，先倒入生姜搅拌，再倒入辣椒，不停翻炒，色泽逐渐红艳后，倒入切好的花生，加入提香味的芝麻，在不断搅动中，满屋辣味醇厚，香气袭人，馋人的辣子酱就制作好了。

发面、揉面，做成馒头，拉风箱，架大柴，一灶旺火，在噼里啪啦声中，蒸笼热气腾腾，馒头特有的麦香味开始弥漫。



刚出锅，顾不上烫手，掰开馍馍加上辣子酱，咬一口，提味又解馋。

一碗热腾腾的饭是寒冷冬日农人的期盼，搅团恰好满足了农人的这种渴望。

铁锅加水适量，柴火烧开，后转小火，倒入玉米面粉勾成的芡，一手用擀面杖搅动，一手抓面粉均匀撒入，此时要向着一个方向不停搅动，不然就会形成面疙瘩，直至没有干面粉为止，再加入一定量的开水，继续搅动。俗话说，搅团要好，搅上百搅。微火焖煮几分钟后再搅匀，一锅搅团就成了。稀稠全凭母亲积累的经验。

吃搅团要有好醋水，醋水好，搅团香。母亲先捣好蒜泥放入碗中，加适量陈醋、食盐和少许酱油，倒入些许凉开水，取红辣椒粉撒入，热油倒入就调好了。

碗里盛一勺热搅团，加入调制好的醋水，一碗简朴而丰饶的美食就成了。

冬季白昼短，暮色中顶着寒风回家的我总是直奔厨房，从灶膛的柴火灰里扒拉出两个烤红薯或烤土豆，这是母亲晌午饭后利用余热的柴火灰为孩子们准备的特色晚餐。剥去外皮，香气扑鼻而来，咬一口，浓郁甘甜，暖手、暖心，甜口、甜胃。

## 望远行·岐山四普所见

◎周芳

甲辰秋，受邀行至岐山，细审文物“四普”资料，喜读队员心得之作，欣欣然如渴之见梅，江湖之队可见普查队员之豪气，四好之队可见众人事业之心志，至于赓续文脉，探寻记忆，更让人感怀年轻一代之情怀。仲秋将

至，陈亮、辛怡华、任新来三位同仁，嘱余于晚会之上，代专家组献一节目，以悦众宾，共慰佳节。却之不恭，更恐负众多队员普查之辛劳，遂拙笔填词一首，幸记此日。

凤鸣山阜，甘棠存爱，谁遣周风岐下。龙吟南堰，豁落城

阙，再留丹心华夏。今拾好梦，何惧风雨，不记归期。江湖在，四好一蓑绝尘，幽雅。

太平风铃传远，岁月长，塔影闲洒。龙泉润泽，原东玉壁，何妨尘引寻查。喜极队员长情，晚霜蟾照，再看飞虹断崖。信今栽桃林，往岁韶华。

## 父亲与那头跛驴

◎高雪莹

得，多划算呢。”哼，我不以为然，为什么它又老又跛呢。父亲摸着驴儿脊梁上的皮毛，“从今天起，这个家也就是你的家了。”

第二天磨浆，父亲将泡胀的黄豆从磨眼放进去，将跛驴牢牢套在石磨槽间，我有些担忧它的跛腿，只见父亲一声吆喝，它那前跛腿颤抖着向前迈，随着蹄儿发出“咚咚”的响声，石磨转动了。没拉几圈，驴儿慢下来撒懒，父亲便在后面用竹棒“嘚嘚嘚”吆喝，跛驴儿发出“嗯啊嗯啊”的叫声，伴着哼唧的低吟，深沉而幽怨，颤巍巍迈开跛腿拉着石磨又前行了，在父亲的驯服下，往后驴儿渐渐就适应了，白花花的豆浆一天天从碾盘上流下，从石槽中流出，我和兄弟们再也不会被父亲喊着推石磨了。

精心饲养这头跛驴，可是父亲极其上心的一件事儿。七月的天，是热烈的诗篇，暑期的一个个阳光斜照，蝉声起伏的午后，我和姐姐常被父亲吆喝着去给驴儿割草，公路水渠旁，田埂边，玉米田……绿森森蓬勃着的草儿到处都是，还

有我喜爱的咧着嘴笑的打碗花儿，黄灿灿摇曳着的小野菊。割草是一项任务，也是我们撒野疯玩的快乐时光，我们清脆的欢笑声飘荡在乡间的小路和田野的上空，当夕阳把西边染成一片橙红时，一架子车的青草就被我们拉回了家。

夏天的青草，秋天的玉米秆，皆是驴儿的草料，铡草是定期要帮父亲干的活计，每次父亲把草料捋好，就喊我和姐弟按铡柄，父亲用膝盖将整按压草料向铡口移动，我便随着父亲的节奏一上一下、一开一合地压着铡柄，铡刃切割着草料，锐利而有韵律，草屑和着草木的清香，驴儿一段时间的草料就此储备了起来。

斗转星移，父亲精心饲养着这头跛驴，每当父亲给它添草时，驴儿就“嗯啊”着回应，它呆滞的目光仿佛会泛出一道亮光来，皮毛也变得滋润，那条跛腿也日益沉稳而有力了。

秋分节气里，庄稼丰收下种的时候，跛驴儿又派上用场。它常被父亲套在责任田里奋力拉着犁铧踽踽前行，潮松的土壤被

划出条条犁沟，母亲则跟在后面撒下籽粒，虽然它慢了，可一上午工夫，一大片麦田也就播种完成了。跛驴儿似乎明白，夏收秋种是它的农夫主人心中最重要的事。

责任田，使我家有了余粮，告别了缺吃少穿的岁月。有了做豆腐的营生，家里的光景一天好过一天，我家的三间土坯房也变成了青砖檐墙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某一日清晨，父亲突然病倒，因脑血管疾病造成了半边肢体运动障碍，那年秋天，干了大半辈子农活的父亲，再也不能下地收庄稼了，小小的弟弟，在千风路畔的责任田里，吆喝着跛驴儿犁地播种，我却伤心地抹着眼泪。

父亲病了，行动不便，从此，那头跛驴也无牵易了主，记得父亲说，希望新主人能好好饲养它。三年后，父亲也走了。

像牛一样劳作，像土地一样奉献。那是我父亲辛勤耕耘一生的写照。

在这个凉秋渐来的日子里，我思念一生辛劳的父亲，也不禁想起那头父亲喜爱的跛驴。

## 岁月深处的老屋

◎陈有志

秋风四起，落叶肆意在空中飞舞，无拘无束且杂乱无章。我拾起一片金黄，回头远眺，看飞鸟归巢，目光再次落到群山怀抱的一座破落老屋上。

老屋承载了我儿时几乎所有的记忆，门前无花果树下留下的一一张张老照片，也几乎是我所有的快乐。看着袅袅炊烟升起，就知道该吆牛回家，坐在门墩石上的爷爷一口又一口地抽着自卷的旱烟，品一壶浓茶……

记忆里，染红老屋的那一抹残阳，铺洒在无花果树上，也挂在旁边一棵孤独的椿树上，落了又起，起了又落。

十多年前，奶奶走了，没过几年，爷爷也走了，只剩老屋那扇门吱呀吱呀在风中摇曳。没了坐在老屋门口的人了，欢笑声也草草收了场。

十多年前，我考上大学，参加工作了，在城里买了房，住上了楼房，但老屋仍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。后来，有了孩子，由于媳妇和我都在单位上班，娃娃没人带，爸爸去我弟家帮忙，妈妈给我们带娃娃，就很少再去老屋。

没人居住的老屋，时间久了，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。父辈曾动过把屋拆了的念头，终究没拆。

后来偶尔和父亲一起走到老屋那用旧铁锁“锁”住的木门前，听到他喃喃

自语，“等我老了，回老家盖房住。”我想我是懂的，人近中年，偶尔也会考虑自己的归宿。有次清明节途经老屋，我带着孩子来到老房子前，摸了摸那扇小门，转身便走了。我想，我是不愿在老屋门口感情决堤的，怕旁边的父亲瞧见了伤心。

后来，父母还是经常念叨老家。爸妈说，想回老家修建房子，等老了回去居住。我和我弟经济也宽裕了些，就一起出了一些钱，准备把房子修好一点。为了车能开到家，就在老屋下面一公里左右，靠近公路边的地方修建了一栋小楼。

现在，孩子们大了点，我们可以自己带了。爸妈已经回到老家，把家附近的土地捡起来种着，养个把猪牛，维持着生活。每到过年过节，爸妈家又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再次欢聚的地方。

回到老家，偶尔我还是会去老屋一趟，每次去，也只伫立在门口，不愿去推开它，因为怕触及那些尘封的往事。但有些事，就如同老屋的门，沉默无语。我想，今天与明天之间，也许只隔着一扇门，我们都站在岁月的门口徘徊，追忆着那些过往的事与过往的人。我站在老屋门口，想着那些平常小事。老屋的门，被岁月锁着。
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zksw@163.com